

B31 補充講義

開仁 2017/12/7

講義 p.240

1、印順導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.5：

《乞食清淨經》中，舍利弗說：「我今多住空住」。佛讚歎說：「空住是大人住」。

大人住，《雜阿含經》作「上座禪住」。上座(sthavirathera)，或譯「尊者」，所以《瑜伽論》作「尊勝空住」。無論是大人住，尊勝空住，都表示了在一切禪慧中，空住是偉大的，可尊崇的。

傳說佛滅百年，舉行七百結集時，長老一切去(Sabbakāmi)多入空住。分別說系的律典，也稱之為「大人三昧」；《十誦律》作「上三昧行」。可見空住—空三昧，在佛教初期，受到了佛教界的推崇。

舍利弗與一切去的空住，都是在靜坐中，但佛對舍利弗說：要入上座禪住的，在出入往來乞食（行住坐臥）時，應該這樣的正思惟：

在眼見色，……意知法時，有沒有「愛念染著」？

如有愛念染著，那就「為斷惡不善故，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」。

如沒有，那就「願以此喜樂善根，日夜精勤繫念修習」。

這可見修習空住，不僅是靜坐時修，更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，安住遠離愛念染著的清淨。離去愛念染著，是空；沒有愛念染著的清淨，也是空：空，
表示了離愛染而清淨的境地。

2、印順導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113-115：

菩提道有需於空——這裡所謂菩提道，不必就是大乘經所說的。從四阿含到聲聞學派，都是共同承認有菩提道的，因為佛是由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成的。經論裡只要提到菩提道，都吐露出菩薩對於空有特殊意義。

《中阿含·小空經》中，佛陀說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。」

《增一阿含·馬王品》云：「得空三昧，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在這阿含裡，就已表示空義與修菩提的關係特別密切。

為什麼菩薩要多行空，得空三昧就可以成就無上菩提呢？
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九〇，解釋《中阿含·小空經》說：「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非如思惟無常苦住。是故今者……多依空住。」此謂菩薩住空，與聲聞之住無常苦不同。雖只片言隻語，卻很重要。

釋尊平常為聲聞弟子說法，以出離心為出發，處處說無常、說苦。弟子們所修的，多是不淨觀等，對於現實人生，有極濃厚的厭離氣味，這怎能修菩薩行呢？

菩薩必須不捨有情，長在生死濟度眾生，修集福慧，然後無師自悟，有著「一人出世，萬人蒙慶」的大氣魄。假使他與聲聞一樣，那怎能成佛得菩提呢？故須多住於空。後代大乘經重視於此，其實這是佛教的根本思想，原始聖典的解釋者就已充分注意到了。菩薩要長期住在世間化度眾生，自己必須養成不受世間雜染外塵境界所轉，入污泥而不染的能力，這就是空。

《雜阿含》說空三昧是在無相、無所有二三昧之前，是在未體證真實理性前；空是側重在離欲無染，於境無礙。菩薩多修空住，無礙自在，不隨世轉，故能多多的利益眾生。

講義 p.241

一、睡眠略有二種

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37(大正 27，194a23-28)：

然諸睡眠略有二種：一、染污。二、不染污。

諸染污者：佛及獨覺、阿羅漢等，已斷遍知。

不染污者：為調身故，乃至諸佛，亦現在前，況餘不起。

故知諸佛亦有睡眠。是故睡眠通五趣有，中有亦有，在胎卵中諸根身分已滿足者亦有睡眠。

二、佛在《離睡經》與《四分律》所說的離睡眠之法

1、《佛說離睡經》卷 1(大正 1，837a19-b7)，如佛說：

- (1)為何以念而欲睡耶？莫行想，莫分別想，莫多分別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2)汝若睡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如所聞法，如所誦法，廣當誦習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3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如所聞法，如所誦法，當廣為他說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4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如所誦法，如所聞法，意當念、當行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5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當以冷水洗眼，及洗身支節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6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當以兩手相挑兩耳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7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當起出講堂，四方視及觀星宿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8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當在空處彷佯行，當護諸根，意念諸施，後當具想，如是睡當離。
- (9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當還離彷佯，舉尼師壇，敷著床上，結跏趺坐，如

是睡當離。

(10)若不離者，汝目乾連！當還入講堂，四疊敷鬱多羅僧著床上，舉僧伽梨著頭前，右脅著床上，足足相累，當作明想，當無亂意，常作起想思惟住。

2、《四分律》卷 35(大正 22，817b9-22)：

佛言：若夜集說法者，座高卑無在。時，諸比丘，夜集欲坐禪。

佛言：聽。

時，諸比丘睡眠。

佛言：比〔丘〕坐者，當覺之；

若手不相及者，當持巨鑰，若拂柄覺之；

若與同意者，當持革屣擲之；

若猶故睡眠，當持禪杖覺之；

中有得禪杖覺已，呵〔而〕不受。佛言：不應爾；

若呵〔而〕不受者，當如法治；

若復睡眠。佛言：聽以水灑之；

其中有得水灑者，若呵〔而〕不受，亦當如法治；

若故復睡眠。佛言：當挾擦抹眼，若以水洗面。

時，諸比丘猶故復睡眠。佛言：當自摘耳、鼻，若摩額上；

若復睡眠，當披張鬱多羅僧，以手摩捫其身；

若當起出戶外，瞻視四方，仰觀星宿；

若至經行處，守攝諸根，令心不散。

3、《出曜經》卷 9〈戒品 7〉(大正 4，655c15-20)：

悟意令應者，晝夜警悟係意在禪，若睡欲至，時當舒一脚垂於床下，若睡纏綿不解，當垂兩脚到於床下，若睡重當經行，經行睡重者以水灑面，若復不解，仰觀星宿以寤其志，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。是故說曰，寤意令應。

講義 p.242

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81-83：

又有以識為生死本的，此識為「有取識」，是執取有情身心為自體的，取即愛的擴展。四諦為佛的根本教義，說生死苦因的集諦為愛。舍利弗為摩訶拘繩羅說：「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於中間，若輒若繫鞅者，是彼繫縛。如是……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中間欲

貪，是其繫也」(雜含卷九・二五〇經)。

這說明了自己——六處與環境間的繫縛，即由於愛；「欲貪」即愛的內容之一。愛為繫縛的根本，也即現生、未來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。如五蘊為身心苦聚，經說「五蘊熾盛苦」，此熾然大苦的五蘊，不但是五蘊，而是「五取蘊」。所以身心本非繫縛，本不因生死而成為苦迫，問題即在於愛。愛的含義極深，如膠漆一樣粘連而不易擺脫的。雖以對象種種不同，而有種種形態的愛染，但主要為對於自己——身心自體的染著。愛又不僅為粘縛，而且是熱烈的，迫切的，緊張的，所以稱為「渴愛」、「欲愛」等。從染愛自體說，即生存意欲的根源；有此，所以稱為有情。有情愛或情識，是這樣的情愛。由此而緊緊的把握、追求，即名為取。這樣的「有取識」，約執取名色自體而說為生死本，即等於愛為繫縛的說明。

講義 p.243

印順導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.256：

以行來說：《拘樓瘦無諍經》說：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，無義利的自苦行是一邊，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」，中道是八聖道。這一教授，是多種「經」、「律」所說到的。如佛教化二十億耳(*Śrotravimśatikotī*)說：如「彈琴調弦，不急不緩，適得其中，為有和音可愛樂」。所以「極大精進，令心調[掉舉]亂；不極精進，令心懈怠。是故汝當分別此時，觀察此相」。修行也要適得其中，是要觀察自己身心，善巧調整的。

講義 p.248

印順導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p.90-91：

有為法是虛偽不實的，《雜阿含經》早已明確的說到了。……

還有琴音的譬喻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四三（大正二・三一二下）說：

「有王聞未曾有好彈琴聲，極生愛樂。……王語大臣：我不用琴，取其先聞可愛樂聲來！大臣答言：如此之琴，有眾多種具，謂有柄，有槽，有麗，有絃，有皮，巧方便人彈之，得眾具因緣乃成音聲。……前所聞聲，久已過去，轉亦盡滅，不可持來。爾時，大王作是念言：咄！何用此虛偽物為！」

琴是虛偽的，琴音是從眾緣生，剎那滅去的。依此譬喻，可見一切為有為法，都是虛偽不實的。「虛妄劫奪法者，謂一切有為」。有為是虛妄的，虛偽的，由於剎那生滅的探求，得出「生時無所從來，滅時往無所去」——不來不去的生滅說。這無疑為引發一切法空說的有力因素。